

# 武汉见闻

■曾 敬

曾敬，报告文学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勇往直前。她说，她姓甘，不怕苦。刚到武汉时，有关方面给我们提的要求首先是保障自身安全，其次再采访写作。我们非专业人士，原则上不允许进入病房。病房中的情景，由采访对象用手机拍了视频再传给我们。我最鲜明的感受是医护人员的艰辛：她们戴着N95口罩、护目镜，穿上厚厚的防护服之后，那种憋闷的感觉非常人能够接受的，胸闷、气短、呼吸极为不畅，工作量非常大，出汗又多，还不能喝水，身体透支较大。为了不上厕所，上班前一两个小时就不再喝水了，干渴难耐的时候，就用棉签沾一点水涂抹在嘴唇上，滋润一下。

青玉案

## 你的眼神

契诃夫曾有一个比喻，说“这一代人，除了有才能、有学识、有阅历，还有磷和铁”。“磷”是发光的精神，“铁”是强健的品格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，涌现出许多青年力量：有奔走在生死线上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，有夜以继日赶工的建筑工人，也有穿梭于城市与社区之间的“摆渡者”，正是这星星点点的光，与所有力量汇聚成河，点亮人与人之间的星海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“90后”党员的回信中说：“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，不畏艰险、冲锋在前、舍生忘死，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，交出了合格答卷。”

还有更多的平凡英雄们，置身于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，他们或坚韧质朴、或大义凛然、或怀揣感恩之心。然而在口罩、护目镜、防护服的包裹下，他们留给世界的不是清晰的面庞，而是一双双清澈动人的眼睛——“说星星很亮的人，是因为没看过医护人员的眼睛。”他们的眼神中，有对不幸的悲伤，更有对生命的敬畏、对医道的坚守、对“疫”的责任，这些奋战在一线的人们，他们的“眼神”最终汇入社会洪流，成为与无数个个体相依的时代精神与社会记忆。

本期，我们邀请到正在武汉前线采访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曾敬，他的武汉见闻里有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，也有对青年蓬勃力量的直观感受；最早一批奔赴前线的《人民日报》青年记者郑薛飞腾，在他的镜头里，医护人员的眼神，有泪光，也有希望。而时评媒体人章皓璐则从文化传播的角度，分析各种形态、各种式样的“眼神”何以在自媒体时代刷屏，我们又如何为之动容。这三位观察思考，本身也与疫情之下的青年力量，构成呼应与同构的关系。

——康春华



# 他们的眼神

郑薛飞腾，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记者，1995年10月出生，《人民日报》赴武汉报道组最年轻记者。



1月29日，我抵达武汉，至今已在武汉50余天。抵达武汉站时，是一个寒冷的冬夜，空寂的街路给人更添一分凉意。而今暖阳高照、樱花初绽、鱼跃鸟飞，医护人员眼中充满更多笑意，春天，真的来了。

在武汉的这几天，我的足迹遍涉医院、社区、车站、田间鱼塘，采访过医疗专家、社区干部、痊愈患者、青年志愿者……但采访最多的，还是一线医务人员。由于环境特殊，不论是面对谁，采访全程都要戴着口罩，因此，彼此之间要表达肯定、赞许、疑惑的态度都只能通过眼神交流。我和他们四目相对，言语之外，总试图从眼神中捕捉到更多的信息。

在他们的眼神里，我能看到坚毅。

那是疫情最初的阶段，防护物资频频告急，“应收尽收”尚未完全落实，有很多患者通过网络发出求助信息……而在武汉一线，医务人员更加焦虑。防护物资紧缺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摆在很多医务人员面前。一位重症监护室资历较长的护士告诉我，有时真的毫无办法，只能往里冲。一天夜里，她还在护士站安排病人的药物，病房内传来需要抢救的消息。“穿脱一次防护服就是20分钟，我外面的事还没做完，里面的护士又不会那么复杂的操作，需要我去。时间很紧急，我也不愿意穿一套防护服，就进去做十几二十分钟的抢救就出来，太浪费了。没有任何办法，我只能是一只穿一层隔离衣就冲进去给患者做抢救了。”

“那你害怕吗？有没有想过自己感染了怎么办？”我问她。“感染了就治，我还年轻，应该恢复得比较快！但是病人要抢救，不可能因为我穿防护服就耽误了抢救时间啊。”她这样说着，眼神里是勇敢与坚毅。

在我的成长经历中，很少真正面对死亡，“死亡”更多时候是家人的转述，我只知道那些我曾见过的、人去世了，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但我太过年轻，从未见过生命在我眼前离开。因此，采访医护人员时，我也会总会问他们：“是不是对于患者的离世已经不再那么伤感了？”

被问到这个问题时，他们常常沉思一会儿，而后说起那些与死神交手的故事。在病房里，努力与付出常常能获得与之匹配的结果，大多数患者是眼见着一天天好起来。但总有些例外，我也从他们的眼神里，读出无奈，看见泪光。

一位护士长说，疫疾面前，一个人的求生欲是他能活下来的重要因素。大多数患者求生欲都很强，但很多人刚到医院时，因为生病，食欲不好，医护人员会鼓励他们多吃一口饭，多吃一口饭能顶上输进去的一瓶生理盐水。于是总有患者跑来说：“护士长，我今天吃了半份米饭！”明天查房时，又告诉她：“护士长，我今天吃下去一整碗饭。”这样的患者，状态会一天天好转。

然而，生死面前，并非每个人都会坚定地选择活下去。她曾护理过一位64岁的患者，自从入院开始，这位患者的求生欲就十分薄弱，对于医护人员的治

疗也不太配合。医护人员了解到，他的老伴儿在去年刚刚离世。一天中午，大家刚吃完饭，病房里就传来消息说他的情况不好，实施抢救后，仍然无效。为他清理遗物时，护士长刚拿起手机，就看到在手机锁屏上有一条女儿发给他的消息：“爸爸，你要加油！等你康复！”

她说：“我当时心里说不出的难受，或许他都没看到女儿的这条消息就离开了，他女儿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离开了。但可能他就想早一点去和老伴儿团圆，也顺遂了心愿。”说着说着，护士长流下泪来。

人的泪花不只会因为悲伤而涌动，也会因为兴奋与喜悦而涌动。在那朦朦胧胧光透射出的眼神里，我也曾看见喜悦和希望。

2月5日晚，我在洪山体育馆采访，这里已改造成了方舱医院，成为武汉首批收治患者的方舱医院之一。采访的那天晚上，气温低至零下，现场的医护人员全部严阵以待，天寒夹带严肃的气氛，大家不愿多说一句话。直到午夜时分，第一批患者抵达方舱医院，医护人员迅速投入工作，患者顺利收治入院。

35天之后，3月10日，武昌方舱医院休舱，这也标志着武汉所有方舱医院休舱，这场战役正走进一个新阶段。为了庆祝这个时刻，大家在武昌方舱医院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。

从第一位患者入住，到最后一位患者痊愈出院，作为一位记录者，就在这时候，我才看到医务人员短暂地放下这一个多月以来沉重的担子，与第一天接诊患者时完全不同。他们在镜头面前，和记者们尽情抒发自己的感受，他们唱起“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”，他们还在广场上牵着手跳起舞来，他们高喊“武汉必胜！湖北必胜！中国必胜！”的口号，那份兴奋与快乐伴随着这些声音在方舱久久回荡……

一位医生兴奋地告诉我，刚开始到方舱工作时，这里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新生事物，大家感到陌生，“等到适应以后，我们跟患者的沟通越来越顺利，医患关系也非常和谐，医患之间经常会一起办一些娱乐活动。”看着方舱关闭，一批批患者出院，他也充满着十足的成就感，在他的眼中，我读出希望与喜悦。

当大家唱着、喊着、跳着的时候，有人提议“我们把口罩摘下来，拍一张照就戴上好吗？”马上得到积极响应，倒数“3！2！1！”之后，大家摘下口罩，露出笑容。那一刻，我突然发现，原来，他们不只有勇敢、坚毅、无奈、喜悦的眼神，他们还拥有最美好的笑容。和他们一样，我们都盼着在这个春天，所有人都能摘下口罩，笑靥如花。



# 从“你的眼神”到“我们的故事”

■章皓璐

章皓璐，文化评论人、小说作者、编剧。



历愈深刻、情感愈丰富，由此生发的情感波动便更为强烈。目光交汇的这份图景中，无论是现实基础还是艺术虚构，人生经验和心理活动交织的“故事”已经在“你的眼神”中深深扎根。时至今日，随着互联网媒介的飞速发展，艺术创作中“眼神”所富含的信息量与情节性，进一步得到了增幅，并通过短视频、直播等形式，呈现场域被进一步放大。而所有人都成为了受众，广泛而积极的参与到彼此“眼神”交汇的过程中，真正实现了超越时间和空间、揉入情感与共鸣的融合。

“经由眼神，方能抵达心灵”等此类论断，虽具有文学修辞的意味，也有着相关的心理学依据。人类或许可以操纵肢体、修饰话语、控制情绪，但下意识流露的眼神及其饱含的多样情感，却往往真实而耐人寻味。

眼睛是感知世界的窗口，也是沟通信息的渠道。“眼神”在众多人类肢体语言中所具备的丰富变化与广阔内蕴，成为艺术创作者与受众之间彼此感应的重要具象。无论是文学、影视、绘画、摄影等传统艺术作品创作，还是图片、短视频、VLOG等新媒体综合传播的大众文化演变，无数样式各异、意义不同的“眼神”，几乎融汇了人类文明中一切的情感表达的主题，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媒介的发展不断迭代。

对于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而言，有关“眼神”的代际记忆，是1991年摄影记者解海龙拍摄的《大眼睛》照片，这后来成为希望工程的公益宣传照，黑白色调的画面中山区女孩那双流露渴望神情的“大眼睛”，令无数受众感受到强烈的求学渴望。当观看者我们与画中人“确认过眼神”，画面结合受众自身内心世界的波澜，便开始涌入充满故事性的情感高潮，达到最大程度上的共情。

在文学影视作品中，动态的“眼神”因更丰富的信息量和故事性，产生了更为强大的艺术动能，实现层次更为分明的心理暗示和情节推动，衍生出层层叠叠经久不息的冲击力。比如很多会记得，根据谏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人到中年》（1982年），潘虹饰演的眼科大夫陆文婷，无论是在海报剧照，还是在电影镜头中，眼神都成为被呈现的重点，传递了“医者仁心”的温暖。

传播学认为，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必须通过传播行为来感知现实世界，传播的信息在接收者的头脑中，由此便形成某种“图景”。在与文艺作品中的“眼神”产生对视的过程中，结合受众自身经历的再创作的意义便得到完成，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受众本身的生命经验足够深厚，其经

实际上，小到人物、大到时代，对不同“眼神”的刻画与呈现，指向的心灵世界可以是个人的，也可以是时代的。读懂一个“时代的眼神”，却终究要通过每一个生命个体来实现。

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中，身处一线的医护人员，他们的眼神在被记录和传播的过程中与心系疫区的大众们形成“对视”，产生共情。他们口罩、护目镜下的“眼神”及其所及之处，也因各类新媒体手段的广泛传播，与整个国家的人民相“融合”，彼此代入，产生更深刻的情感互动。

许多前线记者的摄影图片、视频作品以及一线医护人员的“战疫日记”等，以丰富的新媒体形式综合呈现，令我们跟随他们的“眼神”目睹他们的真实所见、复杂所感。我们见证着一座城市和它的人们做出了多么艰难的抉择，承受着多少悲伤的眼神；我们陪伴着医护与患者共渡难关，凝聚着众多温馨感动的眼神……从我们看着他们的“眼神”，到我们借用他们的眼睛，医护与大众彼此之间形成双向的鼓舞和激励。此时此刻，所有关心一线疫情的人们的“眼神”所记录下的一切，成为了属于每一个人的“我们的故事”。

众多难以被传统艺术手段即时记录的瞬间，如今借由数字化工具和新兴媒介，以更为轻逸化的方式将普通人的视角，介入宏大的时代叙事中。在全民战疫大背景下，受众的眼神也成为医护人员的眼睛，彼此的情感通过互联网产生重叠、得到放大、不断地衍生。“眼神”背后投影出的是与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故事，吸引而来的是世界各地关切疫情的目光。

在一线医护人员口罩、护目镜之下的面庞中，能够看到与解读的信息还有很多。他们并非是与我们的决然不同的超凡英雄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他们的眼神中，和我们一样有着对死亡的焦虑、工作中的疲倦、对不幸的悲伤，更有对生命的敬畏、对医道的坚守、对疫区的责任，因此，这样的战“疫”逆行之路才更加值得我们去投以敬意。

从艺术作品到大众文化，无数的“眼神”在对视和融合中，编写了属于每一个时代的“史册”。循着那些“眼神”的轨迹望去，我们可以得见这个压不垮、打不倒的民族，来时之路的艰难是如何被克服，未来之路的曙光照耀向何方。